

没有命运，  
只有选择

# 择天记

FIGHTER  
DESTINY

猫腻

著

第八卷

敢叫日月换新天

猫腻

著

# 择天记

第八卷

敢叫日月换新天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择天记. 第八卷, 敢叫日月换新天/猫腻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  
ISBN 978-7-02-012730-6

I. ①择… II. ①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68674 号

责任编辑 胡玉萍

涂俊杰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校对 杨益民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76 千字

开 本 890 毫米×1290 毫米 1/32

印 张 14.75 插页 3

印 数 1-35000

版 次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730-6
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## 目 录

### 第一章

001

放眼大陆，谁有能力安排这样的大事？当然是徐有容，因为她是南方圣女。

### 第二章

107

王之策只说了一句『好久不见』，便让她恐惧到了极点，失去了所有的战斗力。

### 第三章

201

商行舟踏星而退，瞬间到了十余丈外。嗤的一声轻响，他的衣领间出现一道裂口。

### 第四章

279

他们师徒二人一里一外，一现一隐，生生把白帝这样的绝世强者逼至无路可退，最终按照他们的想法见了众生……

### 第五章

405

余人能说话，但他不说。他能让京都的夜空多出一个太阳，但他不做。因为他不想，而且没有这方面的需要。这就是顺心意。

## 第一章



放眼大陆，谁有能力  
安排这样的大事？当  
然是徐有容，因为她  
是南方圣女。

## 1·好人就该杀坏人

汪洋里有一条船。这船离开白帝城已经有很多天，之所以还没有抵达目的地，是因为船上的人始终希望能收到好消息，然后再折回。

到了现在，依然没有消息传来，船上的人终于放弃了。看着渐渐出现在眼前的海岸线，牧酒诗憔悴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轻松的神情。

皇叔死了，姐姐那边肯定也出了事情，她不知道应该怎样面对皇兄。但是能够回家，终究是值得高兴的事情。

二皇子看着她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心知自此之后，只怕数百年时间都无法再履中土。

便在这时，一道破空声响起，天上的流云受惊而散，船身微微摇晃，一个人出现在船首。那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，脸很圆很大，看着有些滑稽，或者说生得极为喜庆。

牧酒诗和二皇子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，但他们知道，能够从茫茫海空里忽然出现的对方必然强大。而且这位圆脸老人没有隐藏自己的气息——那道超越了世俗范畴的神圣气息。

牧酒诗警惕地看着对方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位圆脸老人摸着脑袋，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，半晌后说道：“我好像姓曹。”

听着这个姓氏，牧酒诗与二皇子都非常吃惊。当今大陆神圣领域强者的数量很少，只有一个人姓曹——那就是曹云平。

曹云平是天机老人的外甥，也曾是八方风雨中人。一百多年前，因为某个隐秘的原因，他曾经与苏离一战，结果战败。那之后，他忽然决意放弃自己的



修行功法，改为修行全新的功法。

这自然是极危险的事情，在谁看来，都极为不智。但无论是天机老人还是天海圣后，都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想法。

曹云平散去了全身功力，重新开始修行，而就在他眼看着将要成功的前一刻，体内的星辉忽然爆燃，虽然勉强活了下来，识海却受到了极大的伤害，神智变得有些不清醒，换句话说，他成了一个弱智。从那之后，八方风雨便少了一个人，再没有谁见过他的踪迹。

牧酒诗完全没有想到，此人居然会出现在自己的船上，而且明显一身修为尽复，甚至可能更胜当年。

“前辈……有何指教？”

曹云平听着这个问题，再次陷入了迷茫的精神状态里，开始拼命地回想，眉头皱得非常紧，非常用力，于是圆脸变得更加紧绷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塞满新棉花的枕头。

但无论牧酒诗还是二皇子都不敢发笑。曹云平可能真的变成了一个弱智，但他的境界实力还是这么可怕，那么这就意味着极度的危险。

曹云平终于想到了，眉头舒展开来，看着他们眉开眼笑地说道：“我想起来了。”

牧酒诗小心翼翼问道：“前辈想起来了什么？”

曹云平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，而是埋怨地说道：“你们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呢？我已经等了你们好些天。”

牧酒诗忽然觉得有些不安，问道：“前辈等我们有何事？”

曹云平说道：“我答应了陈长生，要杀死你们。”

听到这句话，牧酒诗与二皇子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。

曹云平想起了些事，赶紧对二皇子说道：“别怕别怕，我记错了，没有你，只是这个小姑娘必须死。”

牧酒诗看了眼越来越近的海岸线，强自稳定住情绪，问道：“前辈为何要杀我？这中间是不是有些误会？”

在她想来，陈长生必然是通过某些手段请动了这位隐世强者，又或者是用言语欺骗，那么她自然也可以想办法说服对方，或者给出足够多的利益，这中间的分别，只看这位隐世强者究竟是真的傻还是在装傻。



“我现在已经傻了，真的。所以我一直藏在山里，就是怕在外面随便出手，杀错了好人。”曹云平很认真地解释道，“但你不是好人，因为你与魔族勾结，还杀了别样红的儿子，我认识别样红，他是好人。”

牧酒诗很紧张，神情却依旧淡然，说道：“前辈为何确定我不是好人？就因为陈长生这么对你说？”

“是的，我相信陈长生的话，因为他也是好人，秋山也相信他，秋山也是好人。”曹云平对她耐心地说道，“我们都是好人，你是坏人，所以我们要杀了你。”

白鹤离开岸边后，没有飞太远，便在群山间落了下来。四位国教巨头还有三千护教骑兵在营地里等待着。

凌海之王对陈长生说道：“秋山家来了信，那位应该去了西海。”

陈长生怔了怔，问道：“确定？”

凌海之王回道：“是的。”

徐有容问道：“谁去了西海？”

“曹云平。”陈长生说道，“前些天曾经在天上与他见过一面。”

徐有容知道他从庐陵王府来援白帝城的时候，曾经在途中被一位绝世强者找过麻烦，这时候才知道，原来就是曹云平。她知道曹云平是谁，也知道他与秋山君之间的关系，自然能猜到曹云平因何出现，带着歉意看了陈长生一眼。

陈长生说道：“没事，应该是相王让人传的话，与秋山家里无关。”

徐有容说道：“我听师兄说过，这位前辈是真的神智出了问题，难道不会影响他的判断？”

“确实有些受损，前辈现在的智力大概只是孩童水准，不过……他是个好人。”陈长生感慨地说道，“没想到那夜只是随口一说，前辈真的不辞辛苦去了西海。”

凌海之王拿出了一张纸递给了陈长生。这是一张黄纸，上面用朱砂写着十余个人的名字。这是凌海之王等人到白帝城的第一夜便写好的。

牧夫人的名字在纸的最上方，这时候已经被画上了一道横线，代表着死亡。陈长生从司源道人手里接过笔，蘸了些化开的朱砂，在第二行牧酒诗的名字上画了一道横线。这份名单是一份死亡清单。

从汉秋城到汶水到奉阳县城到圣女峰再到白帝城，该死的人的名字都在上面。在牧酒诗的名字旁边是除苏的名字。众人的视线落在这个名字上。营地变



得有些安静。

## 2·春风送暖入屠苏

在那个名单上，除了牧夫人，便以除苏的境界实力最强。而且这个修行黄泉功法的怪物，遁法强大，行踪隐秘，手段变幻莫测，极其阴险狡诈。虽说在白帝城里，他被徐有容断臂重伤，依然极为难杀。

想来这个怪物现在已经藏进了莽莽群山之中，如何能够找到他？

“或者我能够猜到他会去哪里。”唐家那位盲琴师忽然开口说话，“如果教宗大人不嫌弃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。”

众人才想起来，这位盲琴师乃是长生宗前代大长老，而那个叫除苏的怪物则是前代长生宗宗主的一缕残魂所寄。

凌海之王望向陈长生，显然有些意动。

陈长生没有同意，因为盲琴师在那场与圣光天使的战斗里受了很重的伤，短时间里难以恢复，而且毕竟对方是唐家的供奉。

徐有容明白他的意思，说道：“还是我去吧。”

说到追杀除苏，毫无疑问她是最合适甚至是唯一的选择。她的道法与除苏的黄泉功法相生相克，而且可以凭借速度强行破掉除苏的遁法。

除了她之外，在场的任何人都不见得能追上除苏，就算追上，也不见得能够杀死对方，即便陈长生也没有把握。

陈长生还是没有同意，而且他的理由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。接下来他会回京都，在那座城市里将会有更重要的事情、真正麻烦的问题等待着他。

在这种时候，徐有容不能离开他的身边。

凌海之王问道：“那怎么办？暂且把此事放一放？”

营地再次变得安静起来，气氛有些压抑。

“我来想办法。”陈长生看了徐有容一眼，走向营外，徐有容会意，跟了上去。

凌海之王等人有些担心，望向唐三十六。唐三十六摆了摆手，表明了自己不会掺和此事的态度。

“我去看看。”作为资历最浅的大主教，户三十二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也向营外走了过去。



来到山崖间一株松树下，陈长生与徐有容停下了脚步。他知道户三十二跟在身后，但没有出言阻止。如果不让这些大主教知道自己的方法，想来他们很难安心。

一阵清风拂动树枝，松针簌簌落下。有些发黄的松针落在黄色斑杂的皮毛上，仿佛融为了一体，很难分辨出来。那是一只像土狗般的生物，皮毛颜色很杂乱，看着有些令人恶心。它的两只后脚似乎是断了，无力地拖在地上，看着有些可怜。看着陈长生，它的眼睛里闪过兴奋的幽光，用前肢撑着身体，艰难而快速地爬动到他身前，不停地亲吻他的脚背。

徐有容歪着脑袋看着这一幕画面，觉得好生有趣。虽然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看到类似的画面，但每次看到这妖兽扮演奸臣模样，还是想要发笑。

户三十二并不觉得有趣，看着对方两只邪恶的小眼睛，便觉得身体有些发寒。忽然，他想起来了这种妖兽的来历，脸色骤变，颤声说道：“这是土孙？”

是的，这就是在周园里生活了数百年的那只土孙。也正是道藏典籍里记载过的最阴险、最无耻、最狡猾、最嗜血的那种妖兽。即便是像倒山獠与犍兽这种在百兽榜上排在极前的巨大妖兽，也不愿意得罪土孙，甚至在战场上还要听从它的安排。

确认这个像烂皮黄狗般的生物就是传说中那个极可怕的妖兽，想着那些传闻里的血腥故事，户三十二觉得更加寒冷。如果这只土孙不是被陈长生召唤出来的，而且表现得如此谦卑老实，他拼了命也要在第一时间杀死它。

土孙感受到了户三十二流露出来的敌意与一抹很淡的惧意。远离真实世界已经如此多年，人类居然还能记得自己的凶名，这让它有些得意，然后迅速地警醒过来。与那些心甘情愿在周园里平静度日的妖兽们不同，土孙一直念念不忘要回到曾经生活的世界里看看。为此它曾经乞求过陈长生很多次，只是陈长生想着它的凶名与那些传闻里的恶行，自然不会答应。但今天陈长生既然把它从周园里召唤到了现实的世界里，那么自然说明情形有了变化，说不定它真有可能得偿所愿。

在这样关键的时刻，土孙自然不会犯错，眼神变得更加无辜，神态变得更加谦卑，身子也匍匐得更低了些，两只残废了的后肢微微地颤抖着，尾巴不停快速地拍打着地面，却又极小心地没有激起半点灰尘，真是要有多可怜就有多可怜。

户三十二依然警惕，不会被这种假象所骗，徐有容则是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陈长生说道：“别装了，赶紧起来。”



听着这话，土孙赶紧站直了身体，不敢再有任何多余的动作。它那两只残废的后肢早就已经治好了。只不过这些年在周园里，它还是习惯拖着两条后肢在草原里爬行，除了倒山獠与犍兽根本没有别的妖兽知道。

陈长生说道：“帮我去做一件事情。”

土孙的眼珠子骨碌碌地转动不停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陈长生从怀里取出一枚丹药，喂进它的嘴里。土孙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，一屁股坐到地上像个修行者般闭着眼睛开始打坐。淡淡的雾气从它的口鼻处不停地溢出，原先还残存着的一些内伤，也被尽数修复完好。

这枚丹药不是朱砂丹，是用朱砂丹的废弃物料炼成，但里面还有一些陈长生的血。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土孙睁开眼睛，满怀感激地看着陈长生。

陈长生从户三十二手里接过除苏的画像，在土孙眼前打开，说道：“这个人。”

土孙看着画像上那个奇形怪状的家伙，心想世间居然有人比自己长得还难看，不禁有些好奇。

陈长生接着说道：“把他杀了。”

土孙顿时惊醒，低声呜咽了几声，用满怀血腥味的杀意，来证明自己的忠诚。户三十二这才知道陈长生准备怎么做。

按道理来说，土孙天生能够土遁，而且极为凶残阴险，用来追杀除苏，是最好的选择。但除苏也是个真正的怪物，土孙也不见得能够杀死他。

“我有个想法。”户三十二很清楚自己说出这个建议之后，教宗大人对自己的评价或者会有所改变，甚至开始警惕自己。但作为最忠诚的下属，他必须把自己的建议说出来，而且不能有任何隐藏。

听完那个想法之后，陈长生看他的眼神果然变了。就连土孙望向户三十二的眼光都变得不一样起来，似乎有引为同道的想法。

徐有容只是摇了摇头。

土孙离开了崖间，去往群山之中，去寻找它失去的世界以及除苏。除了陈长生三人，没有谁知道这件事情，更没有谁知道土孙会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除苏的面前。

就在土孙离开之后不久，国教的大队伍也再次启程，向着京都而去。谁都知道，陈长生回京是因为他收到了一封信。



但真的只是因为那封信吗？当然不可能，因为年轻的皇帝陛下还在京都，商行舟也在京都。最重要的是，离宫也在京都。

### 3·旧时徐府

凌海之王、桉琳大主教等人知道，从三年前开始，京都便一直有人在与教宗通信。

无论教宗在雪岭、在汉秋城又或是在汶水时，那些信件都没有断过。那个人在信中帮着谋划了很多事情，尤其是最近数月。很多人都在猜测，写信的那个神秘人究竟是谁。

凌海之王曾经在想那个人会不会是天海胜雪，桉琳大主教则认为陈留王的可能性最大。

直到婚讯传遍整个大陆，陈长生准备回京主婚，人们才知道，原来写信的人是莫雨。

作为天海朝最有权势的女人，甚至是最有权势的人，很多人都不理解，为何在天海圣后驾崩之后，莫雨还能活着，而且还能光明正大地活在京都，甚至现在还要和那位成亲。在很多人想来，这或者是因为她与陈长生之间的关系，让朝廷有所忌惮。

那年风雪满长街，莫雨与折袖在平安道上把周通凌迟的场面，直到今天依然没有人能忘记。

但陈长生决定回到京都，真的只是因为她写信要他回去主婚吗？凌海之王等人并不这样认为。他们看着陈长生的背影，都能感受到那沉重的压力。无形却有着无限重量的天空，仿佛这时候已经落在他的肩上。

还是那年，在那个满是风雪的深夜里，商行舟与陈长生在国教学院进行了一场谈话。除了小黑龙，没有人知道那场谈话的具体内容，但随后发生的事情，让很多人隐约猜到了些什么。

商行舟与陈长生师徒之间应该是达成了某种协议。陈长生离开京都，成为史上第一位被放逐的教宗。随后发生了很多故事，从雪岭到汶水到圣女峰，再到白帝城。直至面对着魔族与圣光大陆的威胁还有白帝的老谋深算，这对师徒终于联起手来，证明了那句西宁一庙治天下，双方之间的情势似乎有所缓和。



但在这个时候，陈长生决定回京都，这便意味着那份协议将会废止。那么此行究竟会成为一趟破冰之旅，还是人族内战的开端？

隆冬将尽，春意未至，天地间依然一片寒冷。无论城内城外，洛水都是静止的，冰面上覆着一层厚厚的雪，看上去就像是一条极为宽大的衣带。

三千骑兵护送着国教的车队，从地平线的那头，进入了民众的视野。凌海之王等国教巨头，坐在最前方的神辇里。暗柳等离宫重宝，在灰暗的天空下散发着温暖而神圣的光线。

数万民众站在入城的官道两侧，欢迎着国教使团的归来。民众们并不知道白帝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他们知道魔族的阴谋被击破了，最令人担心的妖族背盟没有发生，而所有这些都是离宫的功劳。

在深冬时节很少见也很珍贵的瓜果鲜花，被扔到了那些国教骑兵的怀里。更多的视线落在了后方那两座极其高大的神辇里。那些视线里尽是热切、敬畏、崇拜甚至狂热的情绪。

听说教宗大人回来了。圣女也回来了。随着队伍缓慢前行，官道两侧的民众纷纷向前拥去，场面变得更加拥挤。如果不是城门司的官兵严加隔阻，只怕真的会生出乱子。

穿着青曜十三司祭服的安华，带着数千名最忠诚的国教信徒，对着那两座神辇跪了下来。

紧接着，更多的民众如潮水一般跪了下来，黑压压的一片，场面很是壮观。

京都没有城墙，除了那些飞辇，能够看得更远的地方，便是城里那些很高的建筑。

过去的三年，天海承武一直住在城外的庄园里，很少进城，更很少进宫与陛下私自见面。作为天海家的家主，处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局势下，再如何谨慎都不为过。

今天则是例外，他包了与澄湖楼齐名的入松居，请了几位极引人瞩目的贵人一同登高望远。那几位贵人里有几位神将，更重要的是还有那位中山王。

看着远处如潮水般跪倒的数万民众，那几位神将的脸色变得有些阴沉。作为前摘星院院长陈观松的得意门生，他们极受商行舟的重用，这样的画面自然



让他们很难堪。但他们什么都没有说，也没法说。

那些民众拜的是教宗大人与圣女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而且在南溪斋的合斋大典上，教宗当着相王的面，亲手杀死了白虎神将。即便如此，朝廷又做了些什么？

天海承武看着人群最前方那个穿着青曜十三司祭服的女子，微微皱眉，问道：“这人是谁？”

除却与桉琳大主教之间的关系，安华是一位普通的教士。但现在她在京都尤其是大陆北方，已经变得非常有名。很快便有下属把她的来历报知了上来。

“一群愚夫痴妇！”天海承武沉声说道，“真是不知所谓，这是在向朝廷示威吗？”

“示威？这就是民心所向，而这些都是你口中那个愚妇做出来的。”中山王的脸色还是那么臭，就像世间所有人都欠他钱一样，又可能是因为他始终没法忘记当年被逼吃下去的那些粪便，但他现在说话的语气却要变得平和了很多。

天海承武明白他的意思，陈长生避世三年，居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，得到如此多的忠诚，拥有如此多的美誉，当然与离宫尤其是以安华为首的那些狂信徒的传道有关。

他的视线离开安华落在后方那两座神辇上，不由微凝。以他的境界实力，自然能够轻易地看出，那两座神辇上没有入。

三年后，陈长生回到了京都。他没有回离宫，没有回国教学院，也没有去皇宫见师兄，而是直接去了一座府邸。

多年前，他第一次来到京都的时候，也是直接来的这里，没有去看离宫外的石柱与青藤，也没有去看天书陵，因为这样，当时还被这座府邸的女主人很是蔑视了一番。

这座府邸自然便是东御神将府。徐府还像当年那样，充满了肃杀的感觉，治家如治兵，果然不是一句虚话。所有的婢侍丫环都被逐到了远处，花厅里只有几个人。

陈长生坐在椅中，徐世绩夫人、那位花婆婆、霜儿站在厅里。场面很是尴尬，甚至就连隐藏在其间的紧张气氛，都无法流动，仿佛被冻结了一般。



#### 4·她说

茶杯静静地搁在桌上，早就已经冷了。陈长生静静地坐在椅子上，没有主动开口的意思。就像当年那样，似乎什么都没有变化。但事实上，一切早就发生了变化。那个初入京都而被毁婚的少年道士已经成为了教宗陛下。幸亏和当年一样，徐世绩不在，不然场面会更加尴尬。

珠帘轻碰，发出清脆的声音，徐有容从帘后走了出来。回到神将府后，徐有容没有理他，把他留在了厅里，自己则是去洗漱了。这显得非常随意，就像此时随意披散在身后的黑发。

微湿的发间有几颗水珠，配上洁净无尘、如花般的容颜，看着很是动人。

陈长生很喜欢未婚妻的美丽，更喜欢她对自己的随意，想就这么一直看着，但这里毕竟是徐府，而且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

他站起身来，对徐有容说道：“那我先走了。”

徐有容有些意外，说道：“不吃饭了吗？”

这里是她的家，陈长生是她的未婚夫，她对双方都很随意，所以这句话问得很自然，直到察觉到了花厅里有些异样的气氛，她才想明白缘由，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那你走吧。”

“明天我来接你。”陈长生对她说道。然后转身对徐夫人告辞，也没有忘记向那位婆婆和霜儿点头致意。

无论礼数还是神态，他都没有任何可以被挑剔的地方。这种平静，还是让徐夫人等人想起了数年前的那个画面。这些年的时光，对他来说似乎没有什么改变。无论是当初的少年道士，还是现在的教宗陛下，他对待这个世界与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们，始终是这样平静而淡然。

走出神将府，沿着那条不起眼的小河向前走着，很快便来到那座简陋的石拱桥。

陈长生走到桥上，没有像数年前那样，回头望向那片大宅美院。时隔三年，重新回到京都，他没有去离宫也没有去国教学院，而是第一时间来了徐府，不是因为他想要做什么，只是未婚妻要他陪着回家，原因就是这么简单。

在这数年时间里，他曾经来徐府做过两次客，如果说扬眉吐气，并没有，



恍若隔世，也没有。他和徐有容还很年轻，人生还很长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还要去很多地方。过去的，与未来的这些相比，实在是太不重要。那么，就让它过去吧，或者这本来就是过去存在的意义。

忽有雪花飘落。陈长生撑开黄纸伞，消失在了人群里。

过去就让它过去，这是一句很简单的话，很简单的道理，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。

比如徐世绩。

回到府里后，他听说了白天发生的事情，脸色变得异常难看，但最终什么都没有做。就连瓷酒杯都没有摔一个。因为这时候徐有容正在后院休息。整座神将府安静得就像是座深山老岭。

这些年，徐世绩已经承认了现实，他在大周朝的地位完全来自于自己的女儿。无论天海圣后在位还是现在，从来都没有改变过。这是很难接受的事情，但他只能接受。他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面对自己的女儿。

徐夫人也没有办法忘记过去的那些事情，情绪低落地说道：“当年我哪能想到，他会成为教宗？”

徐世绩沉声说道：“那又如何？终究还不是我徐世绩的女婿！”

“看姑爷走时那副风轻云淡的样子，实际上不知道心里多得意。”在后院里，霜儿捧着一碗蓝龙虾肉站在徐有容身前，带着几分恼意地说道。

徐有容轻声说道：“当年你在信里提过，他那时候就是这样。那时候他又有什么好得意的？”

霜儿想了想，说道：“那时候的他呀……太虚伪，或者说矫情？”

徐有容抬起头来，淡淡地看了她一眼。

霜儿紧张起来，赶紧说道：“小姐，我错了。”

徐有容问道：“你可知自己错在何处？”

想着当年自己对陈长生的评价极为不堪，想着现在小姐与对方情意深重，她越来越紧张，颤着声音说道：“我没能看出姑爷的好来，还对他诸多议论。”

“你的眼光确实谈不上好，但当年又有几个人能看出他的好？”徐有容忽然想到当初回到京都，自己夜访国教学院，却在他房里遇着莫雨的旧事。

再想着莫雨即将成亲，却要他回来做主婚人，便忍不住微微挑眉，心想这



算是一个有眼光的人。

“他究竟好在哪里？”徐有容轻声说道，“我就喜欢他无论遇着什么事情，哪怕是生死之间的大恐怖，都绝不郁郁，而是依然专注与执着，坚定且平静。”

霜儿听不懂，但能听出来小姐这句话里的真正喜欢，不由怔住了。

陈长生与徐有容的婚事到现在已成定数，但直到现在，她依然不认为小姐真的喜欢陈长生。因为在她看来，小姐就像凤凰一样天生高贵且骄傲清冷，怎么会喜欢一个人呢？

这时有婢侍前来禀报，徐世绩来了。院门开启，雪地上出现一道足迹。

二人相对而坐，桌上搁着两个名贵的茶杯。一切都很客气，看着不像父女，更像是客人。

徐世绩看着自己的女儿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，欲言又止。最终，他也只能随意关心一下饮食起居便离开，只是离开前并没有掩饰自己的忧心忡忡。

徐有容知道父亲想说什么，或者说他想让自己去对陈长生说些什么。就像小时候，父亲想要进宫见圣后娘娘，便会做出这样的模样。她不想听，因为她准备去对陈长生说什么。这也和小时很像，她从来都不愿意和圣后娘娘说这些事情。自从天凤血脉初醒，她开始修道之后，她就觉得这些事情很无聊，很烦。今夜她又觉得很烦，于是她迎着夜雪爬到了屋顶，背着双手，开始观星。

夜空里有厚厚的阴云，自然看不到满天繁星，但无法隔绝她的神识。她夜观星海，与天书碑拓文相映照，静悟体会，道心渐宁。

风雪微乱，黑衣少女落在徐有容的身边。光线有些暗淡，她眉心的那颗朱砂痣却依然鲜艳夺目。徐有容盯着那里看了两眼。

黑衣少女微恼地说道：“有这么好奇吗？”

徐有容认真地说道：“当然，小时候有一年去北新桥踏青，我真准备跳进井里去找你。”

黑衣少女冷笑着说道：“那我怎么没见过你？而且你还活着。”

徐有容望向夜空里落下的雪，微笑着说道：“娘娘救了我。”

## 5·如何是好

在去南溪斋学习之前，徐有容已经在京都留下过很多事迹。那时候她还很

